



風雨踴亮的詩情一

丁文智《葉子與茶如是說》讀後

中國文藝協會
謝 輝 煌



葉子與茶如是說
丁文智著 / 文史哲
9106 / 180 元
ISBN 9575494474 / 平裝

《葉子與茶如是說》，是詩人丁文智歸隊詩壇後的第一本詩集，收有 10 年來的創作共 60 首，就內容性質編次分輯，如第一輯「何以人生十字街頭儘是醉」，多為人生指引；第二輯「綠的聯想」，為旅遊詩；第三輯「夢」，為追思慈母的專輯；第四輯「葉子與茶如是說」，是發人深省的「雜說」；第五輯「破繭」，除詠物抒情外，另有多篇讀人、讀書、讀事後的抒感。各輯詩雖不多，但可供遊目騁懷的景點卻不少。

古人說：「詩言志。」但也可說是詩家發表「意見」。眼前的詩人，如群蛙中的一隻，群芳中的一朵，在經歷了「風雨踴爛的歲月」(〈人悲歡〉)後，豈無值得鳴放的「意見」？

聽，當他看到某些人「一手酒瓶，一手檳榔／歪斜著身子大咧咧地喊 我沒醉」地，「如此人生 如此折損」時，他說：「活著總該有面意識鮮明的旗／在你的十字街頭指引」(〈何以人生十字街頭儘是醉〉)。此外，他更從人生各面向作獅子吼，如：「崩盤後的心情／越發不宜追高塗滿色彩的幻想」

(〈甜〉)；「出現在面前的敵人乃是自己」(〈人悲歡〉)；「只要人生列車未被私慾顛覆到脫離常軌／陽光不會為誰減少」(〈日子〉)；「何如再沉一次潛／或靜待另一個潮期」(〈詩，一夜未成〉)等等，無一不是盞盞照路的燈籠，也無一不是風雨踴亮的詩情。

詩人的「意見」，別人或都曾鳴放過，但蛙、花不因同類已大鳴大放而消聲滅色，因為任何時地都有「忙」人。因此，詩人也得為錯過一春又一春的「忙」人，提供一個聽蛙賞花的機會，好讓「忙」人快樂地把腳踏在泥土上，堅實地向前走去，如他的〈老壁鐘〉：

在懸著的三百六十度裡轉
且又是經年累月
且又是如此之命定

縱不暈
卻走的孤苦
煩

反正 終須忍
內心的動盪 也終須
由顫抖的三針承受與消散

因之越再多無奈
也終須將疲備的腳步
重重提起

只想 早早走完



這趟深而黑且又圓而不滿的

生之被動

看，這隻〈老壁鐘〉多像人生的縮影？可是不嗎？人一出娘胎，就「命定」在一個小圓圈裡，「被動」而忙碌地「轉」個不停，「轉」得又「苦」又「煩」又「無奈」，且終其一生，只是忙「轉」得「深而黑且又圓而不滿」，總覺得人生沒啥意義，「只想 早早走完」。這種心境，很多人都有過，可說是一種人生通病。惟稍早的人，多少打了點《昔時賢文》的疫苗，較有抗力。而晚近的「顛覆風」吹起後，免疫力就差多了。至於新新人類，往往一發病便不可收拾。大概是詩人有鑒於此，便開了這個「忍」字藥方，且以「反正 終須忍」為藥引，首先要「忍」的是「命定」、「孤苦」和「煩」，接著，對「內心的動盪」要「忍」著「承受與消散」。對「無奈、被動、深而黑且又圓而不滿」，要「忍」著「將疲憊的腳步／重重提起」。姑不論能否藥到病除，但觀詩人三用「終須」，便知詩人的醫理來自儒家的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、「任重而道遠」、及「勞而不怨」的「動心忍性」。而藥理也是儒家的「戒之在色，戒之在鬥，戒之在得（貪）」、「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、及「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」。因為這些都是鍛煉「忍功」的重要法門。

然而，詩人為何要勞人「忍也得忍，不忍也得忍」的「終須忍」呢？追根究柢，源自儒家的「仁愛」。「仁」有「好生之德」，「愛」則「欲其生」。生存的目的，一是繁衍生命，防止人類絕種，二是創造人類福祉。既有此「必須生」的前提，自然要依照儒家「誠、正、修、齊、治、平」這條大路去走。走得皮破血流，得咬緊牙關「忍」下去，不能撒手不幹，跑去「桃花源」喝酒逍遙，那是不合「臨難毋苟免」的原則的。另外，更不能「一了百了」，退出人生的戰鬥序列。因為，那不是「存仁取義」的偉烈行

為，而且也違反了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」的孝道。因此，惟有發揮「堅百忍」的精神，苦撐前行，以期早日完成（早早走完）人生使命，了卻心願，才不枉一生。

所以，說這篇作品是詩人思想結晶的一部分，應不為過。

雖然，詩人崇尚「忍道」，但他也有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」的一面。如：「猶（尤）有甚者／是在焚書的熊熊火燄中／未『嗆』出你（秦始皇）半點悔意／而還更加荒誕的把百姓賜稱『黔首』／這一黑／豈不又剝炎黃子孫一層認同上的皮」（〈重登瑯琊臺有感〉）；「在風也無力浪也無力的淡景中／急的是心情／閒的是釣餌／至於／魚為何不再搶食／這就該問問藏在餌裡的鉤」（〈聰明的魚〉）；「染／或不染／兩造 皆有說詞／……看來／不如 剃了的好」（〈髮〉）等，何嘗不是一面現實社會、政治的照妖鏡？

詩的寫作，幾乎每位詩家都有「常」與「變」的兩面。「常」是詩家因習慣而幾近定型化的技法與語言；「變」是詩家隨著時代的改變，在「常」中翻新求「變」。詩人經營小說、散文較久，因此，常見於小說、散文的筆法，便潛入詩中，如：「如一頭磕（嗑）了藥的獸／除張牙舞爪再不懂什麼是講究什麼是雅」（〈辣〉）；「之後／便是凌空迴旋／便是鴿子翻身／便是炸彈開花」（〈吉隆坡觀水舞〉）等是，此外，屬於語氣轉折方面的連接詞，如「雖然、卻（但）是」；「既然、就該」；「與其、何不」；「其實、不過」之類，也有習慣成自然的現象。優點是曉暢和不脫線，缺點是給人散文化的感覺。但個別意象的呈現，如「風雨踴爛的歲月」（〈悲歡〉）、「掄起覺之大帚」（〈同上〉）、「老師的口鞭」（〈溜冰〉）、「捻歌成繩」（〈寶峰湖〉）、「（積薪）商量著風」（〈在玉門關外舊城遺址上〉）……等，都有不錯的表現。再就個體語彙言，像「框啞」、「大咧咧」、「茫白茫白」、「呼啦啦」、「崩盤」、



「追高」、「呼乾啦」、「雙輪」、「八卦新聞」、「音樂二鍋頭」、「鱗次二丁掛」等，集方言、俚語、時語於一堂，新創的「音樂二鍋頭」尤為精采，而「常」與「變」也都樂在其中。

總括的說，詩人是以儒家的正法眼，來觀照並繩墨這個世相。他的儒道修為，不外來自老師、母親及自己。關於丁太夫人的「忍道」，從第三輯「夢」裡各篇，不難看出淋漓盡致的一面。光是從 23 歲起，守寡 70 年，且曾一度被「賜稱『黔首』」（應曾被封為「黑五類」）；而在「更多的聞說中」，她「已腿斷眼眚」，「內心卻不再燃燒恨」等這

些事蹟看來，丁太夫人是位標準的儒家媳婦。她的身教，對詩人應有相當的影響。詩人偏愛「向灰冷說再見……向花樣多邊的慾望說再見」（〈人悲歡〉），而筆下沒有引人想入非非、誘人誤入桃源的詩心，也就其來有自了。其次，他的詩擅長以意取勝。由於意足，「就不塗脂抹粉／不趕時髦和風尚」（〈浪說〉）。惟若論命意、章法、技巧，「六義」該有的，都有。用西洋的詩論來套，大概也差不釐。像〈老壁鐘〉，不就是「變形」（比喻）的技法？只是，詩人「變」得較有「度」、較「國產」而已。



稿約

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以刊載與圖書或出版相關之論述為主。內容包括報導臺灣地區最新出版之新書書目、新書介紹、書評、專題選目、作家與作品、出版人專訪以及國際出版觀察等專欄。園地開放，歡迎賜稿。

1. 賜稿以未經發表者為原則，文長不超過五千字為宜。
2. 請提供 WORD 文字檔之電腦磁片或書面稿；凡經賜稿，不論刊登與否，恕不退件。
3. 來稿如涉及著作權或其他文責問題，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。
4. 其他刊物或個人如需轉載本刊文章，需徵得作者及本刊之同意。
5. 本刊編輯有審稿及修改權，如有不同意見，請在來稿時聲明。
6. 來稿經刊出後，依政府相關規定致贈稿酬，此項稿酬已包括各種型式發行之報酬，本刊不再給予其他酬勞。
7. 來稿請註明作者姓名、現在服務單位、職稱、身分證字號、戶籍所在地址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 或作品發表時使用之筆名。
8. 本刊內容並將以電子型式發表於國家圖書館網站上，不願意於網上發表者，請特別註明。網址為：<http://lib.ncl.edu.tw/isbn/index.htm>
9. 賜稿請寄：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編輯部收，或 E-MAIL：newbooks@msg.ncl.edu.tw
10. 聯絡電話：(02)2361-9132 轉 705；傳真：(02) 2311-5330